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七

元　趙采　撰

下經

愚曰乾坤坎離在上經以其正陰正陽上下不相反不變者也震艮巽兌在下經以其偏陰偏陽上下相反變者也乾坤所以為天地艮兌所以為男女天地萬物之始男女人道之始故上經著天地

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
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
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
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
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
於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
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
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

陽感應上下相與此以三與二爻而言咸也艮止於兑下兑説於艮上男止而下女女説而應男此以艮兑二體而言咸也止則无外誘之邪説則得唱和之正此所以既亨且貞而得取女之吉也止而説三字聖人説盡感義感是身心不動而精神交契之理若奔走求人其感幾何天地感聖人感此彖以互體而廣咸之義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氣感氣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心感心也觀

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愚曰山體內虛澤氣上通交感也君子體之以虛而受之虛者感應之宅也幽谷虛有至斯響洪鐘虛无來不應咸者感以无心之謂无心虛之至也惟虛足以盡天下之情故大象以虛言備其義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子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

愚曰巽為股二在下體之中故云腓腓足肚也足之上股之下欲行則先自動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動而遽趨之躁動凶之道也易惻二牽於情而失其性故教之曰居吉蓋二以陰居陰德正而性靜制其動而居其所則內與理順外與物順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程子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

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愚曰巽為股三以剛居剛為內卦之主當位宜處乃感於上六而其股動故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夫股之動隨心心所欲行股為之行心所欲止股為之止是股之所守者隨而已上以說感三三之股

遂隨而往其往安得不吝象又因其外之詭隨照破其内之汙下故曰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子曰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

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虚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伸明感應之理

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

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以加於此矣

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

守其正則吉而其悔乃亡懼其以有思而感不能正也今四果感於初之志動而說於應初亦感於四之我應而志於從初與四朋也是以九四以一往一來憧憧於胷次間而未定蓋惟爾朋之從是思也不知天地間往來感應有自然之常理何用擾擾於思慮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以正感則吉而且悔亡恐未為感之害若夫憧憧只管著思慮去將迎他便是私意非擴然而大公恐未能

也

愚曰心之上曰脢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脢背
脊肉也猶艮所謂艮其背背无私脢无思也无欲
則止无思則咸故九四之思不足為咸之主謂有
思未光大也必如九五之脢而後為无思之至故
是爻也以志應為末拇之志外股之志隨皆末也
以志應為末則以无思者為之本也寂然不動何
悔之有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程子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朱子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

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愚曰咸之上則口象也輔為上頷輔頰舌三者口之象也皆其言語之具恃口說以感人則又其末者也故於上六焉咸道窮矣

䷟ 巽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可變者也故咸之

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

愚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男女與萬物齊生之男女也故夫婦在男女後夫婦自男女而配也必以少男少女成其始長男長女保其終下經始咸次恒其義取此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定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朱子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

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其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子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

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

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愚曰卦自泰變初九之剛上去居四六四之柔下來居初剛柔上下各得其序常久之道也雷風相與剛柔皆應伊川以為卦所以為恒也文公亦以為二體六爻陰陽相應為恒然八卦皆剛柔相應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豈特是恒為然又雷風相

與恒與益同而聖人於風雷不言恒止於雷風言恒者此必有說也夫雷震於上風作於下雷聲被風在下吹散了其聲不疾般般然人聞之只以為常故曰恒若夫益則雷震於下風作於上雷聲被疾風自上吹下迅怒霹靂此乃天地不常之氣使人震懼悔罪省愆故曰益此取象同而名義所以不同以卦體言剛上柔下而分定以卦象言雷動風散而氣應以卦德言内巽外動而行順以卦

文言剛柔皆應而體合此彖合數者以言恒也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者言恒之亨出於正正本於道也道當然之理也天下惟正道而後可久非正道則決不能久漢文好黃老黃老之道豈能久梁武好浮圖浮圖之道豈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此言恒以正為體正以往為用也夫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者只為其運而不已人之道利有攸往者只為其終而有始

也使造化而或止則萬化停機人道而有終則萬務斷緒焉在其為恒哉是故日月得天之不已而能久照四時變化不已而能久成聖人終則有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此恒為之耳觀其所恒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

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愚曰雷出有時風至有候不常之中有至常者有常之物而常未足為常不常之物而常始足為常故聖人以雷風為恒君子體之以立身於可久之地而不易其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子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

二三所隅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

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愚曰初六泰六四之變也九出六入有陰陽相求之象泰六四入於巽底在兑澤之下巽為股股入

於澤下入之深者也非浚之象乎恒道惡驟故君臣信而後諫朋友定而後求夫婦恩而後勞今初六在恒之初處卦之底雖與四為應然四以陽剛處非其位不能下初初以不正不量而入始與四交求之太深自謂可久之道故曰浚恒夫人道交際貴乎知時而適深淺之宜以浚為恒雖正亦凶无所往而可也故詞曰浚恒之凶始求太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應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愚曰久於其中蓋无不吉者咸恒无全爻至恒以久居二乃悔亡焉此中之故也易至於中則約言之知言之无加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子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恒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

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人既无常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
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朱子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
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
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
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愚曰三以陽居陽位不可謂无德者也然三乃巽

體之極其宄為躁為進退且過中以剛躁不中之人當上下无常之際志欲從上而進退反覆不恒其德者也二承乎三者二以久中而悔亡見三不中而不恒或者為之羞然二以為羞三則自以為貞此其所以為吝也文曰羞曰吝尚恕以戒之象曰无所容則嚴以絶之言此等反覆不常之人決无所容於天地間此朝晉暮楚之鄭所以不容於春秋半項半劉之丁公所以不容於漢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子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常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

愚曰四泰初九之變也初往為四二遂成巽巽為雞禽也二在地上田也然二之所應在五則巽禽

為五有矣四雖陽德處非其所欲待二至則巽二之禽不應欲與初相易則巽伏而不見禽是田无禽之象也既非其所縱是久處亦終无得禽之理二四均陽之失位也二失位而中聖人幸之四失位而不中聖人憫之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子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七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夫聖賢盡遯則人道絕彖
遂舉二五以見意焉五剛而當位故上有嘉遯之
君二柔而上應故下有留賢之臣與時行者五與
二不得已當遯之時只得隨時而處以行道也小
利貞夫小人得勢安肯徐徐而進然進得太驟亦
非小人之福聖人以浸而長釋利貞雖是為君子
謀然於小人亦无不愛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義因
時制時同義異去留異跡大矣哉意有餘而言不

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愚曰凡卦以上為首為角以初為足為尾初陰方進君子之遯已為尾厲何也知幾其神違禍貴早今為六所止而落後文公所謂去不迭了所以危厲更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象曰不往何災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愚曰有身遯有心遯身遯則山林心遯則朝著四

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正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朱子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李過曰以剛陽之君而居中所謂剛當位而應者也

係是遯之遠而无累所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

愚曰上九无應故翻然獨往富貴利達一毫不入於心烟霞泉石自樂其樂遯之肥也肥者充實之

謂山梁之雌在亂之鳳冥飛之鴻其類是乎此卦前輩以為内三爻不能遯外三爻能遯者也殊不知二五與時行者也九四身遯心留三係初尾均不能去肥遯長往獨上九歟卦以遯名而爻之不得遯者五得遯者一何也葢遯亦非易事非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故不脫晃接淅遂行惟孔子浩然有歸志者惟孟子或曰孔子不去魯衛孟子不去齊梁曷嘗決於遯曰此亦只是李氏未受女樂

靈公未問陳梁惠未卒齊宣未就見以前事到得不脫冕遂行有歸志時更如何住得了

䷡ 乾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

曰利貞者何也譬之用兵師直為壯曲為老內蘊
外施一出於正則此壯也何往而不利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子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

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

愚曰大者壯也以剛陽之盛壯而釋卦名也剛以動此以二體而論壯之義也大者正也又以正之一字而釋大壯之所以利貞也天下惟壯故大亦惟正故大然人欲大而卒不能成其大者蓋恃巳之强以為壯此乃血氣之壯用壯於血氣者是敝

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烏能成其大哉不知天下至大之理無過於正故大壯必和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天地之所以大者亦以正耳吾能動以天德盡克去一己之私則正者既大而天地之情亦不能外也故曰天地之情可見矣咸恒萃言天地之情便兼萬物此卦不兼萬物者可見除天地外萬物之情未必一一

能正

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朱子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愚曰初九應震足而動趾也以九居初在乾體之下四陽同居正合卦名何故云趾蓋體既壯能用以克己復禮則吉用以勇鋭躁進則凶今初處卑

下用壯不中恃足趾之壯强欲求應而躁往不思
兩剛相敵四不我應壯豈得用哉故曰征凶有孚
言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无疑者也象曰其孚
窮與泰之勿恤其孚未濟之有孚失是皆謂必然
如此不可與訟有孚之類同義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
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

愚曰九三者乾之上體若可用壯矣而聖人則不之許也曰是文也以剛居剛强而弗友淺識之小人用此以為壯君子用之則不然也曰以純剛為貞危厲之道如羝羊恃狠以觸藩祇自羸焉卦互兑兑為羊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蔡季通以此卦有夾柱兑象故多言羊羊性剛喜觸又兑為毀折故曰羸其角藩謂震為萑葦為竹木在外為藩

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强矣云壯於輹謂壯於進也陽剛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朱子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於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

愚曰大壯之世必剛明之主而後可以得四陽之助羣羊觸藩如四陽並進今以六居五陰柔之質不當其位且承藩決之後所以喪羊于易也按漢食貨志場字作易朱文公以為作疆場之場亦通先儒以為和易或以為容易未允然常情既失之必悔之然五以六而德劣乘剛而志暴禍而不悛此與死而無悔之義同象專以位不當訂之謂非剛明之君所以如此也

其壯失其壯則反得其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當自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朱子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